

博客丛林

跟希拉里聊聊女人的话题

杨澜

希拉里来华访问引起了一阵媒体旋风。她把唯一一个电视专访的机会给了《杨澜访谈录》，让我在惊喜之余也颇感为难。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，如何把严肃的外交问题与轻松的个人话题结合在一起呢？还好希拉里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是在1998年，她作为第一夫人跟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时期。与上一次相比，今天的希拉里显得更加轻松，这恐怕是自信程度的不同吧！当我见到她本人向她提到这一印象时，希拉里爽朗地笑着说：“也许是因为我够老了吧！”刚刚结束与一些女性代表的谈话，希拉里显然情绪不错。在采访之前我提到2月27日是她的女儿切尔西29岁的生日，不知她是否能够赶回去参加生日宴会，希拉里开心地笑着说：“正是如此，我还要参加她的生日晚宴呢！”对于女儿的人生道路，作为母亲的希拉里感到非常放心。希拉里说：“女儿综合了我和她父亲的优点，她很容易与人相处，工作努力也很有爱心，并且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我对她的选择都很支持。和大多数母亲一样，只要她高兴我就满足了。”

我又问她，对于像你女儿这样的年轻

女性，她们有志向追求成功，甚至扮演领导的角色，却又担心失败，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。希拉里说：“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战胜恐惧承担风险，不随波逐流，这需要相当的勇气。当有年轻人问我什么是最好的人生方向时，我总是说充分的认识和相信自己，倾听自己的心声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这样的人生或许会有曲折，但是我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，也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”在谈到此次访华的外交成果以及两国在政治、经济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时，希拉里谈兴甚浓。当我看见她的新闻官站在她背后频频做着“抹脖子”的手势示意我时间已到时，我又及时地回出了两个问题，而希拉里则对他摆摆手说：“不，我愿意回答这些问题。”

让我觉得非常亲切的是希拉里在采访结束时，她告诉我目前她跟丈夫仍然居住在纽约，经常往返于华盛顿和纽约，而她近九十岁的母亲帮她料理着华盛顿的家。当得知我也与父母同住时，希拉里说：“作为职业女性，有老人帮忙料理家务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并且邀请我未来在美国继续对她的采访。”



闹春(摄影)

元威

随行造型师正在给晴晴整理妆容，我随意环顾四周。

只见场内侍应穿梭不断，摄影师和摄像人员在调试机器，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各自忙碌不停。

只有那个家伙，是的，就是那个听得懂日语的奇怪伴郎。只有他悠闲地抽着烟，和一位容貌威严的中年男人站在一角聊天，神情轻松熟稔。

晴晴注意到我的目光：“小鱼，那是我姐夫，帅吧？他是海群他们总公司的老总，当年海群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也算是我们的媒人哦。”

晴晴顿了顿，又孩子气地加了一句：“我姐夫很酷的，不苟言笑，很多人都怕他。除了我姐，大概就只有东楼才能和他肆无忌惮地开玩笑。对了，东楼就是那个伴郎，那个人真是奇怪的人。”说着晴晴自顾自地笑起来。

我正欲接话，却被走过来的海群打断了：“说什么这么高兴啊？”

晴晴指了指那边：“在说你有趣的伴郎啊！”

海群回头看了看，一拍脑袋：“对啊，看我这记忆力，搞了半天还没介绍伴郎认识呢。”

他冲那边招了招手：“东楼，过来一下。”

那个叫东楼的家伙慢条斯理地走过来。

海群一把拉过他：“来来来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的好兄弟，东楼。”

东楼微笑着：“你好，我是东楼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是东楼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我们几乎同时伸出右手，彼此虽然相视一笑，但他那清透细长的眼睛却波澜不惊，冷冷地没有丝毫笑意。

此人怎么这般高傲无礼？我心中一沉，顿时无名火起，不禁讽刺道：“东楼先生如其名，果真逍遥自在，不说大家还真不知道你是今天的伴郎啊。”

东楼眉头一挑：“哦，难道伴郎不能逍遥自在吗？”

我指着那边忙得不亦乐乎的两个执行伴郎：“两个配角可比主角称职多了。”

东楼看看他们又看看我，眼里顿时有了笑意：“听沈小姐的意思，今天的主角莫非是我和你？”

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家伙！居然玩幽默概念。

我眉头一紧，正欲唇唇反击。海群见势不妙，一个箭步跨在我与东楼之间：“不如我们来张合照吧，趁人齐。”说着朝摄影师招招手，又顺势把东楼拉到自己的外侧。

大概是没见过我这般冲动的模

样，晴晴赶紧拉了我，神色几分诧异。

被她这么一看，我顿时冷静下来，赶紧吸了口气，并对晴晴笑了笑示意没事。

沈鱼啊沈鱼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沉不住气，跟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计较些什么！

04

婚礼正式开始后，东楼倒是规矩地守在伴郎身边，和大伙儿一起，见证了这对新人的重要时刻。

婚礼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方结束，晚上海群还包了二沙岛的一个私人会所开Party，主要招呼一群年轻好友，于是大伙各自回家换洗一番后又欢聚一堂，一反下午典礼时的拘谨正式，都一身休闲打扮，纵情欢乐起来。

这个名为官邸的私人会所由两座三层别墅打通改造而成，内部面积足足有两千多平方米。

大家都在酒吧区狂欢，热闹非凡。晴晴和海群被众人围着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，输了要接受各种暧昧惩罚。我混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，实在是被沸腾的气氛闹得有些心慌，便偷偷溜了出来，随意溜达中不觉登到了三楼。

这里整层铺着厚厚的仿古地毯，过滤了楼下所有声浪，使得整个空间静雅无比，我顿觉心清气静，不由得舒服地吸了口气，踱到阳台边，望着外面霓虹闪烁，竟一时出神。

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
我不愿缘分
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

一阵熟悉的旋律缥缈而来，仿佛是在为《就值得了爱》，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。几份好奇，我寻声觅去，穿过短窄的廊子，一个温暖的小起居室出现在我眼前。

四面浓厚的巴洛克油画墙，黑色书架上堆放着报纸杂志和旅游风情录，矮几上茶香袅袅，深褐色沙发厚实松软，沙发旁有一半半高的留声机，声音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

没等我琢磨出为何留声机会发出现代音箱的效果，眼角视线所及，竟发现沙发后面的落地窗前还站着一人，形如鬼魅，委实吓我一跳。

05

东楼，这个神出鬼没的人，怎么会在这里。

此刻他正背对我面朝窗外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到来，那挺拔静立的背影，看起来竟有几分落寞和疏离。

方方的长篇小说《水在时间之下》好看，三十五万字，拿起来就难以放下。不少作家都在写好看的小说，但说实在的，很多其实不好看。好看和不好看只是阅读的直接反应，可是为什么好看，为什么不好看呢？为什么你以为是写得好看，其实却不好看呢？探究下去，就显出作家和作家之间的差别了。

方方在后记里说：“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。我在写作之前，曾经先写下这样一句话。小说写完之后，我觉得不仅如此。人世有多么复杂，人生有多么曲折，人心有多么幽微，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。”

尖锐，多年前的中篇《风景》，已经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。方方有勇气去直刺被我们小心翼翼地包裹着，连下意识里都会去保护的东西，她会刺破那层纸给我们看。比如在这部长篇里，水上灯一出生就遭到抛弃，抛弃婴儿的母亲是被逼之下做出的无奈选择，但被逼之下的选择也是选择，如果没有选择那倒也干脆，可是分明是有选择，也就是有取舍，方方能够让读者的人物把血缘亲情，把母爱，也放到人物自己的天平上。这个有选择的境地，反倒把对人性的质问逼到了角落。

书评

埋在时间下面的水滴

——读《水在时间之下》

张新颖

这还只不过小说的开头，水上灯的一生才刚刚展开。人世的复杂，人生的曲折，人心的幽微，要把这些落实到具体的生命身上，落实到具体的生命过程中，才不算泛泛的感慨。而能够担负起表现这样丰富内容的生命，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？这个生命本身应该有多么复杂、曲折、幽微？这个生命的血肉得承受什么样的煎熬和历练？这是绝大的挑战。“唉，都说平淡地过一生没有意思，可是让你复杂地过一生，你试试看？扛住人生的复杂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扛，就得有这个力量。

水上灯这个名字，真是美，美得光彩，红了这汉剧名角就该叫这样的名字。这美，恰如所有有名角的生活，有些虚幻，有些缥缈的。但是水上灯不虚幻，不缥缈，她清楚自己本来叫水滴，很容易干掉，却必须得扛住人生。

这样她老了的时候才可以这样说：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，埋在时间下面，就是不干。

水滴的力量是报复的力量，是对这个魔鬼的世界进行反击和作对的力量，而她自己也绝不是天使，天使是另一个世界的，在这个魔鬼的世界里，她跟魔鬼有着永远扯不清的关系。“水滴知道自己走在魔鬼的包围圈里，知道她就是它们养着的，那些魔鬼的唾液就是她成长的营养。而她就是它们在人世间的替身。”

方方小说里的人物，大都不会让意识、想法、渴望只停留在心理阶段，他们一定要表现出来，化为实际的行动。他们又大都具有各种各样力量的人物，这些行动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，于是就冲突不断，高潮迭起。看方方的小说，会觉得节奏很快，因为她的人物一旦上场了，带着他们的意志和力量上场了，就不会慢吞吞地踱步。

这是发生在汉口的一长串故事，一部在汉口上演的人生大戏，也许汉口直接、强硬的性格与方方小说的叙述节奏有关？也许这样的叙述节奏与方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武汉有关？当方方说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多么热爱她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方方小说的性格已然呼喊着这个城市的性格了也不定。叙述节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但已经是很内在的方面了。

更有这样的时候，人物实际上并不清楚是被什么样的意欲和力量推着往前走，不能自己地加速地奔向某个他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。叙述的速度自然也随着加快。写到这样的程度，小说要不好写也难。

这是一部关于汉剧和汉剧艺人的书，翻开掩埋在时间之下的历史，小说家看到的，不是空洞的场景，没有血肉的材料，而是，譬如说，“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，一行行黑色的唱词齐齐涌现在我眼前，又啦啦啦啦走进小说之中。老戏文带给我无数灵感，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像春树抽枝发芽一样生长出来。”

这是多么好的写作状态啊——“像春树抽枝发芽一样生长出来”。



乡情(国画)

杨培江

新书架

《图说天下——世界历史系列第二辑》

李梁

本系列图书虽为历史读物，但不是按照编年体和纪传体来梳理历史脉络，而是以人物、事件等为切入点。通过一个个历史和事件把历史的原貌展现给读者，书中没有太多的叙述，而是通过质朴的语言还原历史。本系列图书也不是高深莫测的学术论丛，而是大众化的历史文化普及读物，每册图书中有150多幅珍贵的图片。读者通过阅读此系列图

书，对古代文明、开辟新航线、欧洲骑士时代、文艺复兴、拿破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会有进一步的了解。书中精彩纷呈的传奇故事，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，娓娓道来的生动讲述，文明记忆的真实再现。从中领略到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艰难历程，为了进步所付出的艰辛，为了人类进一步融合所付出的代价。使读者体会到古代人的勇敢、智慧。

随笔

读书如串门

于晓斯

读书钻研学问，当然得下苦功夫。大凡为应对考试、为写论文、为求学位，大概都得苦读。陶渊明一生好读书。如果他生于当世，要考大学，或考研，也不免会有些困难吧？

但我坚持认为，读书应“追求精神享受”，应“乐在其中”并不等于追求享受。打个比方，读书就像是串门儿。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，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，也不必怕搅扰主人。翻开书就闯进大门，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；而且可以经常去，去时去，如果不得要领，还可以不辞而别，或者另找高明，和他对质。岂不快哉？

不用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，不用问向他属于现代古代，不用问向他什么专业，不用问他的讲正经理或聊天话题，都可以接近去听个足够。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，也可以

界”还加上“过去界”，也带上“未来界”，实在是包罗万象，贯通三界。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，在这里随意阅览，随时拜师求教。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，不通人情，不关心世事呢！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，可认识各时各地、各种各样的人。经常可以在书里“串门儿”，至少可以省去几分愚昧，多长几个心眼儿吧？

可惜我们毕竟只是凡胎俗骨。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，把人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，只好时刻记住庄子“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”的名言。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，钻入书中世界，这边爬爬，那边停停，有时遇到心仪的人，听到惬意的话，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，就好比开了心窍，乐以忘言。



芳草多情(篆刻) 杜羲

清末民初，京汉、陇海铁路通车之后。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，郑州升为商埠，随之，棉花业迅速崛起，形成兴旺的棉花市场。引起全国金融界对郑州商业的关注，先后有交通、中国、金城、盐业、中央、浙江兴业等官商银行，纷纷在郑州设立分支机构。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二马路、兴隆街、福寿街、苑陵街等处搭建不少存放物资的仓库，开办货栈、马车行等，从中收取仓储费、栈租及运费。一时间，郑州的储

郑邑旧事

旧时郑州的储运业

王瑞明 杜丰芮

运业随着棉花交易的蒸蒸日上，应运而起。先后有多家银行、富商办的“仁和昌”、“通成”、“公积”、“储兴”等13家货栈；“刘万顺”、“正道”、“东方”、“玉成”、“公兴存”等多家转运公司及附设的“西三合”、“双盛合”、“正大”等多家马车行在市场上出现。

当年规模大、煊赫一时的仓储、货栈、转运公司、马车行有：做棉花生意最多的一家金城银行，除在火车站附近设有多家仓库、货栈外，还在临近公路旁的北闸口建有大型储运仓库，对储户来说，可持栈单，到兴隆街金

城银行办理贷款、押汇，业务相当繁忙。有家湖北汉阳人刘万顺办的“刘万顺”转运公司，资金雄厚，社会交往广泛，找他办理业务的络绎不绝。尤其在陇海、京汉铁路沿线设有办事处，运货快捷通行无阻，名声很大。还有家姓王的荥阳人，在苑陵街办了一家“正道”转运公司，外号叫大红炮，意思是，他善于同铁路上的关系人拉关系，铁路上的只要求见他代办的货，立即办理。棉商很乐意同他打交道。福寿街

上还有家“公兴存”转运公司，规模不算太大，但他有多处货栈方便棉商，很受欢迎。除此之外，在二马路北段东侧有一家“快马”车行，备有马车20多辆，架子车几十辆，只要有活，快马赶到而有名，成为几家马车行中的佼佼者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郑州的储运业走向低谷。1948年10月郑州解放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商品流通的扩大，储运业务得到复苏。新型的储运业逐步建立，从此走上新的发展时期。

连载

三个穿着日军服装的武术指导，从摄像机镜头中确定的起点开始跑，他们快步跑向炸点埋设处，向炸点以三四米处跳跃，装成被炸翻在地的样子。大摇臂上的摄像机紧跟着将摇臂下降，镜头对准地上的演员装扮的日军尸体。接着缓缓上升，摄像机跟着横向转动，张伟知道这是交代战场上的地形。

“停，一号机的位置没问题。二号机注意，你的焦点要慢慢移，从地上的尸体移到边上的烟罐上，然后再移到地上的战壕。道具，你把那断枪准备好了没有？炸点炸完之后，断枪要从前景扔过来，确定没有？”徐济周导演焦躁地吩咐手下的人。

“好，注意了，实拍。第一条，开机，开始！”徐济周紧张地盯着监视器。炸点这一炸，要是没拍好，烟火钱就白花了。剧组人员都对烟火戏很头疼。

武术指导穿着日军军服快步跑过，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地响了三声，三个炸点将细土炸飞起来。

炸点上面盖的土一般都被仔细筛过，确保没有石块和大土块，否则容易伤出伤亡事故。

随着炸点的爆破，三个穿着日军军服的武术指导再次纷纷倒地，表现被炸飞的动作。悬停在一边的大摇臂迅速下降，将镜头对着地上的日军尸体。

“停！最边上的那个尸体，不要乱动。操，再埋一次炸点，补拍一条。”徐济周有些发火了，按照这个进度，今天剩下的五场戏，还不得拍到后半夜去。

剧组的工作人员只好继续工作，场工清理场地，烟火组埋炸点。武指的头儿将刚才失误的弟兄叫一边低声训斥。张伟闲着没事，就多了一句嘴：“哥们儿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我给来一个鬼子？”

徐济周知道张伟是好意，倒也不推辞：“行啊，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服装、道具，给我兄弟抄一身行头。”

张伟走到服装车边上，脱掉了自己的冲锋衣，然后取出钱包和手机，交给王雪儿。

“我看你真是闲着无聊。”王雪儿白了他一眼。

张伟很麻利地穿上日军军服，裹好绑腿，道具组工作人员将皮带、弹药包递给他，枪械组的助理又拿了一把三八步枪给他。张伟拿在手上一掂：“真枪啊？”

“那可不是，当然是真枪。这次租了四十支真枪，还有九二重机枪。”枪械助理答道。

“有空包弹吗？让我爽一把。”张伟问道。

枪械助理为难地看了看导演，徐济周摆了摆手说：“给他给他，让他爽三发子弹。”

枪械助理跑回枪械车，取了三发空包弹，张伟熟练地拉开枪栓，顶子弹，然后枪口冲天：“注意了，试枪！”

砰，一发空包弹打出了响亮的声音。

“剩下的别打了，待会儿加个戏。你端着枪，在前景打一发子弹，然后跟着往后景跑。副导演，给他瞧一下位置。”徐济周还真爱惜子弹，不愿多浪费一发。

张伟跟着副导演走到场地里。副导演一边和摄像确定位置，一边给张伟讲戏：“你从这个地方跟着他们跑，跑到这个位置……摄像老师，这个位置在不在画里头？”

摄像点了点头，用手势示意这个位置没问题。

“好，你就到这个位置，端着枪开一枪，然后继续跑，明白吗？”副导演问道。

“没问题，多大个事，误不了。”张伟自己在前前景位置走了一遍，心里默默地记住了地方。

“好，注意了，安静！还是刚才的戏，再来一条。安静了，开机，开始！”徐济周在摄像机监视器后面大声号令。

张伟跟着武指的三个兄弟跑了过来，他利落落地以半跪姿势端着枪瞄准目标后，打了一发空包弹。四人一起跑过炸点。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，炸点依次爆破，巨大的爆炸声和热浪袭来。四人装着已被炸死倒在了地上。镜头移了过来，摇臂缓缓地拉起，展现戏中的战场全景。

“停，好，过了。快，张伟受伤了。”徐济周大声喊道，所有人的心都被揪了起来。

王雪儿飞奔过去，只见张伟的左侧脸颊上都是血，脸上有触目惊心的伤口，看来埋在炸点上的泥土带着小石头，炸点一爆，小石头就被炸炸起来，擦伤了张伟。

“操，助理呢，去导演车拿云南白药。找个毛巾，先把脸上的土擦干净。”

剧组的人忙活起来，拿药的拿药，找水的找水。张伟倒很冷静地说：“皮外伤。”

伤口看上去吓人，但并不深。王雪儿吓得够呛，小心翼翼地用矿泉水清洗张伟的伤口，导演助理给她递过来一瓶云南白药气雾剂。